

俄罗斯

当今的宗教热潮

1996年2月21日，星期天。莫斯科的隆冬寒气袭人，但天空阳光灿烂。圣天使长米迦勒教堂的园顶在阳光下金光闪闪，十分壮观。许多人聚集在教堂前广场上谈笑风生，不时地望望通向教堂的那条马路，因为他们知道，俄罗斯自由民主党首脑日利诺夫斯基一会儿将携同夫人加琳娜·列别杰娃前来，值他们的银婚之际来补作教堂婚礼。

果然，一辆白色的三套马车在车夫的吆喝声中，载着日利诺夫斯基和加琳娜向教堂飞驰而来。

之后，日利诺夫斯基夫妇走进教堂，在神父的主持下按照东正教的教规举行了婚礼，成为东正教意义上的真正夫妇。

这种作法看上去有些新鲜、奇怪，甚至令人不解。因为日利诺夫斯基夫妇早在25年前就在苏联的婚姻登记所办理过结婚手续，并且有了一位业已成年的儿子，为什么还要再搞这套结婚仪式呢？

然而，这只是那些忘掉俄罗斯宗教婚礼习俗的人感到奇怪和新鲜。其实，在教堂举办婚礼是东正教徒结婚的一个必经的程序。否则，新郎和新娘的共同生活就被视为淫乱行为和非法同居。

在苏维埃时代，人们由于受到无神论思想的教育，对待宗教和宗教婚礼仪式不屑一顾，新人在婚姻登记处登记后，再去烈士纪念碑前献上一束鲜花，表达一下对那些以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今日和平生活的烈士的缅怀就行了。很少有新婚夫妇去教堂办婚礼的。

自80年代中期开始，年青的新婚夫妇去教堂办婚礼的愈来愈多。渐渐地恢复了东正教的教堂婚礼仪式。在90年代的俄罗斯，新郎新娘在教堂举办婚礼仪式已成了一个必不可少

的程序。

在教堂举行婚礼这种现象的盛行，是俄罗斯当今兴起的宗教热潮的一种表现。在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俄罗斯掀起了一种强大的回归东正教热潮，这一热潮犹如爆发的山洪、漫卷的旋风，传到俄国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形成一种遍及俄罗斯大地的复兴东正教运动。

一 修复重建教堂

大规模地修复和重建东正教的寺院、教堂揭开了俄罗斯回归东正教的序幕。俄国自从公元 988 年由基辅罗斯大公符格基米尔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以后，一直是个信奉基督的东正教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俄国东正教会和广大教民集资修建了数以万计的教堂、寺院和祭祀屋。尤其在古代俄罗斯，每个城市的建筑始于教堂的修建。那时候，教堂往往建在城市的最高处，一是为了醒目可见（从城市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教堂的圆顶），二是让教堂的钟声传到城外。按照当时的规定，城里的任何其他建筑物都不应高过教堂。这样一来，教堂不但是教民们祭祀、祈祷的场所，而且也是城市的“名片”。无论教民还是普通市民都为自己城市美丽雄伟的教堂建筑而感到自豪，并视之为自己城市的象征。教堂成了俄罗斯文化的物质丰碑。

据统计，在十月革命前，在罗曼诺夫帝国的疆域内，仅东正教就有修道院 1050 座，大小教堂 7800 多座，此外，还有无数的钟楼、祈祷屋。在莫斯科有约 450 座教堂和约 1060 座用于祭祀、祈祷的建筑。但在十月革命后，尤其是在 30 年

代，由于某些当权人物错误地认为一些教堂没有建筑价值和特色，又是反苏维埃的东正教教徒的聚集中心，因此在与“人民的鸦片”——宗教的斗争中，毁掉了大量的修道院、教堂以及其他用作教徒祭祀的场所。以莫斯科为例，在 30 年代后，保留下来的教堂不足原来数目的 70%，且其中的 226 座还挪作它用。就是幸存下来的大多数教堂也都年久失修，破旧不堪，完全失掉了昔日的雄伟风采。因此，修复、重建教堂、修道院就成了俄国回归东正教的一个首要任务。

莫斯科最古老的圣丹尼尔修道院的修复工程是全国性普遍修建教堂、修道院工作的开端。圣丹尼尔修道院是丹尼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公爵主持在 1282 年建成的一座男修道院，位于莫斯科城南边上，目的是防御蒙古鞑靼人对莫斯科的袭击。从 19 世纪中叶起，它被辟为俄国文化界名人的墓地。十月革命后它中止了活动。1983 年，该修道院移交给俄国东正教教会。圣丹尼尔修道院是 17—19 世纪俄国建筑的出色丰碑，有大教堂、钟楼、院墙。但十月革命后，由于长年无人管理，到 80 年代初，已几乎变成一座荒废的修道院。从 80 年代中期起开始了大规模的修复工作，1988 年，修复工程完毕。

随着圣丹尼尔修道院的修复工程的开始，教堂的修复、重建工程在莫斯科，圣一彼得堡、叶卡杰琳堡和全国各地的城市乡村普遍地展开，到处可见在教堂建筑周围围起的一层层脚手架。东正教教堂在经历了破坏和被人们多年遗忘的历史

该城的喀山大教堂是俄国古典主义建筑的丰碑，是圣一彼得堡人的骄傲。她由建筑师 A·沃罗尼欣于 1801—1811 年设计建造的，一直是教徒进行礼拜的地方。从 1932 年起，她被改成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本世纪 90 年代，该教堂被移交给俄国东正教教会，俄国东正教教会决定恢复其圣一彼得堡城的主教堂地位，进行了修复和装修，如今她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教民面前。

之后，重新回到俄国社会生活之中。

莫斯科市中心的救主基督大教堂的重建工程是俄国重建教堂热潮中的一个里程碑。这座教堂的落成不仅是俄国建筑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俄国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的一件大事，教堂的落成会增强广大教徒对俄罗斯未来的希望和信心。因此，这个“世纪建筑”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

1931年被炸毁的这座救主基督大教堂建于1883年，她像莫斯科的凯旋门一样，是为纪念俄罗斯人民战胜法国人拿破仑而建的。但是这个教堂存在于世间的时间并不长。1931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这座宏伟的宗教历史建筑就被夷为平地。^①从此后，在苏维埃时代，在被毁的教堂地皮上开辟了一个游泳池，成为莫斯科游泳爱好者锻炼身体的地方。但是，对许多教徒来说，自从救主基督大教堂被炸毁之日起，他们就相信终有一天炸毁它的错误将得到纠正，救主基督大教堂的圆孤金顶重新会在阳光下闪耀光芒。诚如莫斯科一份杂志的广告标语所说的那样：“我们将在这座大教堂里给我们的儿子作洗礼”。然而，当重建救主基督大教堂一事在90年代初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围绕教堂的重建工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派人士认为，重建这座教堂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将象征着俄罗斯的复兴和东正教在俄罗斯的真正回归。另一派人士虽也认为重建教堂是必要的，但由于其重建的造价昂贵和建筑技术的复杂，认为这项工程最好推后，等到俄罗斯的经济走上繁荣再着手这项工程。第三派人士则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认为这是真正的劳民伤财，并引经据典说明重建这

^① 舆论界一致认为是在L·卡冈诺维奇下令炸毁这座教堂的。但卡冈诺维奇在一次公开的采访中对此予以坚决地否认。

座教堂确无必要。因为据官方的预计，建成这座教堂约需 500 亿卢布，但专家们预计，没有 1 万亿卢布的投资这座教堂根本建不成。而主张重建的人士说，鉴于俄罗斯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这座教堂修建不要国家拨一文钱，全靠赞助和募捐就成，并力争 5 年内（即 1998 年莫斯科建成 850 周年纪念日之前）建成。反对重建派人士认为，如果仅靠募捐和赞助，那么 100 年也建不成，要想建成必须动用国家财政经费，这无疑给已经陷入困境的俄罗斯经济增加新的沉重负担。这派人士还指出，重建救主基督大教堂纯粹是出于政治的目的。某些政治家想用金碧辉煌的教堂圆顶表明，共产主义在俄国大地上已一去不复返了，俄罗斯从此向真正的天堂迈进……。反对派还认为，莫斯科人不需要重建这个教堂，因为她是某些政治家的自我广告，与东正教信仰毫无共同之处，因此，谁都不会相信她的神性。

正当几派人士对重建救主基督大教堂一事争论不休时，俄国东正教会从 1994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4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高级神正会议，作出了关于重建东正教俄罗斯的圣地——救主基督大教堂的决议，并为此发布了告全体教民书，重申这座教堂是俄国人民虔信基督的象征，是俄国人民对为国家和东正教信仰捐躯的将士的纪念。因此，修建这座教堂应当是俄罗斯国家、教会和全体人民的一件大事。各界人士，上至国家，政府领导人、大企业家、银行家，下至普通的平民百姓（包括居住在俄罗斯境内境外的一切俄国人），都应当为重建这座教堂募捐，因为她是全俄罗斯的民族财富，是俄罗斯复兴的象征。每位为教堂募捐的人都在做对上帝有利的事，这样做他能走上忏悔和精神复活之路，而忏悔和精神复活能

使他的心灵净化并走向光明。

于是，为重建教堂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同时又成立了“重建救主基督大教堂财政资助基金会”，这两个组织负责教堂建设的领导和筹备资金工作。在 1994 年 12 月 25 日，救主基督大教堂正式破土开工。俄罗斯政府、莫斯科市政府官员、莫斯科全俄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以及社会各界代表出席了奠基仪式，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为奠基式祝福，奠基石专程从伯利恒运来，它象征着与耶稣诞生地的精神联系。莫斯科市市长 Ю·鲁什科夫发表了讲话。他祝顾新建的教堂成为为降临到俄国人民头上的痛苦、为被毁坏的教堂和几千万为国捐躯的人而忏悔的象征，让新建成的教堂成为俄罗斯人民团结的象征、伟大国家繁荣富强的象征……

对于重建救主基督大教堂工程，俄罗斯各级政府在财力上给予很大的支持。俄罗斯联邦财政部从总理的外汇储备中拨出 1200 万美元，专供从国外购买圣像以及其它宗教用品。莫斯科市政府也给予大力帮助。市长鲁什科夫积极奔走，四处化缘。因此，他被俄国东正教会授予圣弗拉基米尔一级勋章，以表彰他对重建教堂所做的贡献。

今天，虽然该不该新建救主基督大教堂的争论仍未休止，但教堂主体已经屹立在莫斯科河的岸边，圆弧形金顶在阳光下已熠熠闪光。每个从救主基督大教堂旁边路过的行人，都会为其建筑的庄严肃穆感到惊叹。

莫斯科救主基督大教堂的重建成功经验成了俄罗斯各地的效仿榜样。例如，俄罗斯南部的诺沃契尔卡斯克城有座耶稣升天大教堂，它是一座规模仅次于莫斯科救主基督大教堂和圣一彼得堡伊萨基耶夫大教堂的宗教建筑。但在国内战争

时期，她的主圆弧顶被炮弹击中过，留下残迹片片。后来，弧顶上的包金被人偷走，钟楼上的 14 个大钟以及十字架被拿掉，大教堂变成一座机械拖拉机站了。卫国战争期间，这座教堂虽然归还了俄国东正教会，并对教堂正面做了维修，但由于资金缺乏，大型修复工作一直拖了下来。如今，该城的市长尼古拉·普利西亚纽克从莫斯科的救主基督大教堂的重建经验得到启示，也成立了“复兴耶稣升天大教堂基金会”，一方面让市政府拨款，一方面靠社会各界广大人士的集资募捐，就把大教堂的修复工程启动了。如今，教堂的修建工程已在俄罗斯大地普遍开花，方兴未艾。

二 广收天下教徒

俄罗斯宗教热潮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信教人数急剧增加。据统计，从 1989 年到 1993 年，信徒（包括东正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犹太教徒以及其他教徒）从全国居民的 10% 增到 50%。据《莫斯科新闻》（1996 年 3 月 17—24 日）一篇文章报道，近年来信徒的比例数仍在上升，^①且信徒中青少年人数居多，尤其是 16—19 岁的青少年。在全国信教者之中，3/4 信奉东正教。^②在俄罗斯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信教者大都在小中城市和农村，大城市，尤其是首都莫斯科信教人数占居民的比例很少。可是去

据全俄社会意见调查中心的社会调查，俄国信教人数已占全体居民的 63%，其中 50% 是正教教徒（见《苏维埃俄罗斯报》1996 年 12 月 26 日）。
^①《俄罗斯联邦宗教组织手册》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6 年，第 271 页。

年莫斯科系统研究和社会学科研究的学者们在莫斯科作了一次社会调查^①，在 1200 名被调查者中间，44% 的人承认自己信教，其中信奉东正教者占人数的 35%。59.5% 被询问者认为国家应当支持教会。69% 的人主张电视台直播东正教的礼拜仪式并开设宗教节目。50% 的人认为学校应开神学课和宗教史。82% 的人认为有必要恢复被毁掉的教堂并将之移交给教徒使用。72% 的人认为“宗教和信仰对巩固俄罗斯首都的道德和建立有益的精神气候是必不可少的”。

也许，数学统计还无法表明当今俄国人信教的真实状况。如今，有许多人对宗教的信仰已经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在此，我们想从最近的俄国报刊上摘两个例子。

我们先听听一位妻子的痛苦呼声：“……我自己首先想讲讲他（指她丈夫——笔者）干的是什么事。改革开始后，他经了商，但好长时间都不景气。终于，两年前他的事业有了好转，收入虽然不多，但不奢侈的话够生活用了。可是我的尼古拉这位一直远离宗教的人，开始去教堂了，并且带回整捆的宗教书籍，领回一些教徒在我们家过夜。他劝我和女儿也读这些宗教书籍并去听他们的谈话。如今，他又说他不办自己的公司了，要出版神学著作，虽然收入微薄，但他认为这是他的‘人生事业’。尼古拉在 45 岁以前从不知道我们城里的教堂在什么地方，可现在他一头扎到宗教里去了！”

我们再听一位母亲的呼救声：“我的儿子受了教派的影响。他的性格变了。他变得沉默寡言，举止也不文明。他丢下了学业和工作，然后离家出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①《莫斯科新闻》，1996 年 1 月 28—2 月 4 日。

干些什么事情。该怎么办呢？’^①

当然，我们举的是两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应当让上述事例的主人公们去看心理医生了），但在当今的俄罗斯，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表现和反映出宗教在人身上的强大作用和影响。在当今俄国社会上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既然你是俄国人，你就是基督徒”（宗教哲学家阿·洛谢夫语）。这是说每个俄国人身上都有自己的基督徒先祖留下的精神印记，每个俄国人不管是教徒还是非教徒，都有一定的宗教性。况且总的来看，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这个国家的人民宗教性更强烈些。这不仅仅表现在人们去教堂、作祈祷、过宗教节日这些表面的现象上，而是在俄罗斯人的意识深处有强大的宗教“基因”，遇到适当的条件，它就会表现出来。

还要指出的是，许多昔日的无神论者，如今虽未成为教徒，但也对俄国东正教的作用持肯定态度。如，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执委会主席，前苏联政府总理尼·雷日科夫在《苏维埃俄罗斯》报撰文说：“我们可以相信上帝或者不相信上帝，但东正教是俄国人民的一种完全符合其世界观的民族传统，对于人民爱国力量来说，承认这一事实是毫无疑问的。”当代俄罗斯女诗人诺·马特维耶娃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您对宗教的态度”时说：“我作为一位无神论者的女儿，长时期以来是不信神的。可我从另一面来说服自己：既然有这么多的黑暗势力，就不可能没有光明势力……我觉得，只有在宗教、信仰、现行的教堂，社会的基督教世界现存在的条件下，俄罗

^①《真理报》，1996年3月14日。

《苏维埃俄罗斯报》，1996年12月5日，第142期。

斯才能重新经受住一切考验。”

这些人的言论不仅仅是对东正教的一种简单的肯定。而且也反映出俄国当今社会各界人士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

三 教会威信增高

俄国东正教会的威信增高，她对俄国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也日益增大。俄国东正教会自建立以来直到十月革命前，一直是俄国这个虔诚信奉基督的国家的宗教领导机构，是俄国人民的精神核心。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的某些领导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错误的，他们采取了一种消灭宗教的方针。这就使苏维埃政权与俄国东正教会的关系变复杂化了。当时的牧首吉洪^②对苏维埃政权这些作法表示不满和反对，因被定罪反苏而被起诉，一直被软禁在莫斯科顿斯科伊修道院，死后被葬在那里。吉洪死后，俄国东正教会的下一位实际领导人是谢尔盖·斯塔罗戈罗茨基（1867—1944）。他是教会的代理牧首。他本人号召教徒忠于苏维埃政权，但由于当时的教会发生分裂，且国内的反苏教派与国外的反苏教派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维埃政权，所以他的号召没起多大的作用。当然，苏维埃政府对这些反苏人士也不留情。如教会的都主教彼得，就因“反革命活动”被捕后流放西伯利亚，1937年被处决。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俄国东正教会站在传统的爱国主义立场上，与全体苏联人民一起，为战胜德国法西斯作出巨大的道义贡献和物质贡献。许多教徒，神职人员为国捐躯。

《明日报》，1997年5月“文学之日”第一期。

吉洪（1865—1925），俗名B·别拉文。他从1917年起任牧首。

因此教会在国内的地位大大改变；一些教堂重新开放使用，谢尔吉在 1943 年被选为莫斯科和全俄牧首。然而好景不长，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又掀起了新的反宗教浪潮。虽然这次斗争是非流血的，但对俄国东正教会的精神和道义上的压力是相当大的。赫鲁晓夫曾经公开宣称，不久将“让人民看到最后一位神甫”。赫鲁晓夫当政期间，对教会和宗教的态度一直如此。只是他下台后，60 年代中期苏维埃国家对宗教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由于长期以来苏维埃政权对宗教的态度，所以俄国东正教会在苏联社会的作用和影响是微弱的，她只是存在着，既无很高的威信，也对苏联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起不了什么重大作用。

从 80 年代中期起，俄国东正教会开始渐渐成为俄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1989 年，莫斯科市政府和莫斯科牧首公署联合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纪念“罗斯受洗”1000 年。这次重大的文化庆典活动是一个信号，表明俄罗斯东正教会要以新的姿态和面貌进入苏联的社会生活。1990 年 7 月，俄国东正教的新牧首阿列克西^①二世举行登位仪式，宣誓他将带领教会为俄国宗教的复兴教会做出积极的贡献。的确，这之后教会开始渐渐地步入苏联的社会生活。

鉴于国内宗教活动日益增强的实际情况，1990 年，苏联颁布了《关于良心和宗教组织自由法》。紧接着俄罗斯联邦也在同年颁布了《关于信仰自由法》。这两部法实际上取消了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委员会、取消国家对宗教组织和机构的管理

阿列克西（1929 年—）俗名叫 A·利基凯尔。

和控制，也取消了国家对个人宗教信仰的某些限制。简言之，信教由你自己决定，只要不妨碍他人就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俄国人纷纷开始信教，甚至有不少共产党人也站在教堂的耶稣受难像前划起十字来……

1991年，随着苏联国家解体，无神论作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从俄罗斯大地上消失。宗教的一切活动都毫无限制了，于是，俄国东正教大踏步地开始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复活过程。

俄国东正教会的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多次公开宣称，教会游离于政治之外，但不能游离于社会以及社会问题之外。因此，俄国东正教会积极介入俄罗斯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实际上，俄国东正教会也介入俄国社会的政治问题，因为，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这两者无法截然分开。

1993年9月的“白宫事件”这是俄罗斯90年代以来的一个十分重大的事件，以叶利钦总统为首的一派与以副总统鲁茨科伊和议长哈斯布拉多夫为首的另一派政治力量的对峙要导致一场大规模的武器冲突和流血事件。这时候，以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为首的俄国东正教会在双方间周旋，试图缓和局势。9月24日，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在克里姆林宫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会见，并进行了一场坦率而深刻的谈话。牧首提出教会愿意出面为冲突双方调停，找到一条和平解决冲突的通路，让俄国同胞避免一场流血的悲剧。

在牧首阿列克西二世的调解下，双方代表同意在圣丹尼尔修道院进行会晤。此外，阿列克西二世还向全体俄罗斯人发出呼吁，号召人们避免流血冲突。后来，尽管圣丹尼尔修道院的会晤开始后几小时就因双方观点分歧很大而中断，并且出现了后来的武装夺取白宫的流血事件，但是俄国东正教

会以及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为两派的调停以及为寻找和平解决冲突所做的努力，让俄国广大人士看到了东正教会在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极大地提高了教会在人们中间的威信。牧首阿列克西二世本人也得到了冲突双方的高度评价。叶利钦在《总统笔记》里回忆道：“我一向钦佩至圣大牧首的安详、坚毅和贤明”。^①而副总统鲁茨科伊给阿列克西写了一封措辞恳切动人的信。他写道：“我作为一名教徒和一个被授予崇高全权的俄罗斯公民，感谢您竭尽全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在您竭诚组织的圣丹尼尔修道院调解性会晤中，您拥有以我为代表的绝对支持者。”^②

1996年6月俄罗斯的总统选举，是俄罗斯政治生活的又一件大事。早在选举的一年之前，各派政治力量就开始紧锣密鼓、积极活动，推举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发表自己党派的竞选宣言和纲领，到选民中间活动，以得到选民的支持。这次总统竞选活动的规模之大、资金投入之多、准备工作持续之长、大众媒体宣传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俄国东正教会以及广大神职人员参加了这次选举活动。在这次活动中，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及大多数神职人员支持叶利钦一派的政治倾向性十分明显，他们不但亲自投票支持叶利钦继任总统，而且在大选前通过种种方法号召自己的教民投叶利钦的票。叶利钦是在俄国东正教会和广大教民的支持下当选了俄罗斯的新一届总统的。俄国东正教会在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是她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的又一佐证。

此外，俄国东正教会在参加国家杜马工作、解决车臣危

叶利钦：《总统日记》，东方出版社，1995，第349页。

叶利钦：《总统日记》，东方出版社，1995，第350页。

机、出席重大国事活动（如总统向宪法宣誓仪式、叶利钦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柯举行的两国联盟签字仪式）等方面，都强烈地表现出自己介入俄国社会问题的愿望和积极参政的决心。因为俄国东正教会认为，国家只有倾听教会的声音，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内外政策，才能把俄罗斯引上复兴和繁荣。

第四届全世界俄罗斯人民宗教会议是俄国东正教会近年来举办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1997年5月5日—7日在莫斯科圣丹尼尔修道院举行，莫斯科和全俄牧首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俄国东正教会的神职人员、科学工作者、医生、教员、文化活动家、军人、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代表。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族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状况问题。^①

大会首先指出，根据医学统计惯用的国际标准（婴儿死亡率、人口平均寿命等）俄国人民的健康状况极其令人担忧。从1992年起实行“休克疗法”以来，俄国的人口死亡率就高于出生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比如，1987年全国有230万婴儿降生，而1995年，全国仅有130万新生儿降世。1992年，全国的人口负增长为1.5%，到1994年人口负增长上升到6.1%。就是说，俄罗斯从90年代开始，人口呈稳定的下降趋势。人口的平均寿命也令人担忧。最近10年，人均寿命由70岁降到64.2岁，其中，男性的平均寿命仅有57—58岁。此外，患精神疾病、酒精中毒、吸毒、中毒、肺病、梅毒和爱滋病的人数急剧增加。儿童弱智、老年弱智者的增多也大大困扰社会。总之，当今俄罗斯人的健康状况十

^①《明日报》，1997年，第21期。

分糟糕。这种状况与苏联解体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风气败坏等有关系，也与国家的卫生经费投入减少有关。1971年，苏联投入卫生方面的费用占国民总产值的5%，80年代末，只占3.6%，到1996年，俄罗斯政府用于卫生的经费只占国民总产值的2.8%。

大会还认为，如今，伪基督教派、伪宗教派别，新多神教的猖狂进攻给俄罗斯的社会、家庭、个人带来了明显的危害，而社会道德风尚的每况愈下则对每个俄罗斯人的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有直接的影响。

许多代表指出，精神健康与身体健康是密不可分的。因为谚语说得好：“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体魄中”。都主教基里尔指出：“健康的精神——是健康的体魄”。因为有些疾病非常明显地说明这种关系的存在，像酗酒行为和吸毒，你很难分清这些现象是精神疾病还是身体疾病，恐怕是两者皆有之。而且在这两种疾病中，首要的是精神疾病，是人的意志软弱，是缺乏精神对肌体的控制。因此，说到俄罗斯民族的健康，这既是指身体的健康，也是指精神的健康。

与会者们一致认为，如今电影、电视、录像、电脑VCD提供出一些解决人类问题的负方法。例如，暴力变成解决任何问题的一种最激进的、最快的方法；色情和性变态成了常见的男女间的关系；缺乏精神追求，人际关系的疏远，爱国主义精神的减弱等等，这些道德上的缺陷并没有受到谴责。因此，俄国人的道德教育问题必须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俄国东正教会认为有义务和责任承担起这一重任，制定一系列保护民族的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的措施和办法，用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伦理观去培养教育俄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